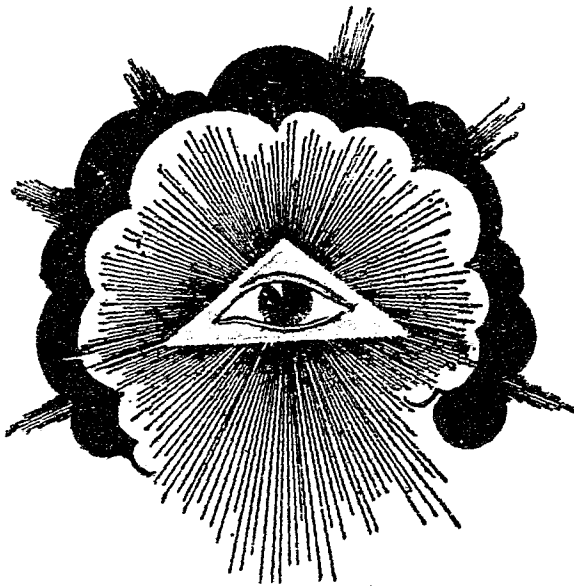


李師師

施藝存創作



趙家璧主幹

一角叢書第二十二種

上海友誼書局印刷公司出版

MG
I246.7
665

李師師

施鰲存創作



3 2169 7715 1



趙家璧主幹

一角叢書第二十二種

夏友園書局印刷公司出版

目
錄

李師師

旅舍

夜行

一

三

四

篇

前

趙家璧

作者早想採取宋代名妓李師師的故事，把牠寫成一篇中篇小說。一角叢書剛籌備，作者就答應把這篇李師師列入第一輯出版。

因為動筆後，作者覺得把李師師的題材寫中篇，不若寫短篇的適宜，因之在短篇的李師師外，又加寫了二篇——夜行和旅舍——以期適合本叢書的篇幅。

從中篇的李師師改成了短篇的李師師，作者以為需要一次聲明，編者便遵命的寫了這一段廢話。

李師師

一縷陽光穿過了綺窗和綿帳，恰照在李師師底臉上。於是她驚醒了。惺忪的眼第一瞬就看到了那個並枕着的夜來的新客。看着他這樣癡獸地沉戀着，打着雷震般的鼾聲，嘴角邊淌着好色的涎沫，又想起了昨宵他那種不惜揮斥值數萬金的纏頭，以求一親蘇澤的情形，實在覺得銅臭得薰人欲嘔了。

這時，那巨商趙乙底嘴唇牽動了一下，嘖嘖地嚙了一口唾涎，身子便跟着蠕動起來。李師師輕輕地翻了個轉身，望裏牀睡了，閉着眼睛，調和了氣息，祇裝做睡熟着，

好像還沒有醒過似的。但她覺得他坐起來，撩開帳子一望，便忽忽地穿著衣褲，把牀震得吱吱地響。一會兒，又覺得他好像正在看着自己，他底鼻息漸漸地在湊近來，終於他在她臉頰上聞了一下。於是他下了牀，從衣櫃上取過長衣和絲襪，結束停當，輕聲地開了房門，出去了。

這些動作，靈慧的李師師非但能夠用聽覺一點不錯地辨別出來，并且她又能夠憑着她底幻想的視覺仔細地看出那巨商趙乙在做這些動作時候的神情來。這裏，著者用了「幻想的視覺」這個名詞，並不是意在指示這宋朝名妓李師師真有着一種通靈的魔法。所以，如果讓我們說得質直一些，那麼我們可以說李師師是完全憑着她以前的豐富的

經驗而毫髮不爽地想像出來的。即使那樣地豪富，即使隨時都小心着，一個市僧總無論如何是個市僧。李師師對於每一個來到她家的商人觀念是這樣的。所以趙乙給予她的印像也並沒有破例。

聽聽房內無人，李師師才回轉身來，懶洋洋地支起身子，倚着牀欄干擁衾而坐。她不禁慨嘆起自己的賤業底不幸來了。爲什麼我不能拒絕一個客人呢？無論是誰，祇要拿得出錢，就都有在這裏宴飲歇宿的權利，無論是醜的美的，老的少的，雅的俗的，我全沒有半點挑揀的分兒。況且自己所最最嫌厭的，便是那些蠢俗的市僧，而徧徧每天來的客人中間，十有九個是市僧，這不是一種很明顯的惡

意的譏諷嗎？

這樣想着，李師師大大的感動起來了。她回想從前父親因犯罪入獄，自己無家可歸，便流落得被李姥姥撫養長大。原想好好兒嫁一個丈夫，有個依靠，不想李姥姥因為要從她身上收回一筆養育費，便教給她百般的歌舞彈唱，接客賣淫，雖然自己不願，也是無法可施。退一步想，只指望在這烟花濶中早早碰到一個溫文爾雅的如意郎君，能夠替她贖身脫籍，下半世便也有了着落。却想不到這行業一做六七年，雖則是門庭若市，名滿京都，但每天的來客，不是獐頭鼠目的紈袴子弟，便是腦滿腸肥的富商巨賈；一個一個的結納過來，簡直沒有看得中意的人物，教人心

裏悲痛也不悲痛？

李師師一邊這樣地自己悲嘆着命運，一邊便結束下牀，外面早有女侍進來簇擁着她進浴室去，重新梳洗，給本日的客官預備一個美豔的商品。這時，李姥姥也擎着一盃杏酥進來伺候師師。她看見師師面色不愉，便道：

——我兒，那個趙官人怎樣？

師師正在對着一面青銅古鏡梳髮，聽姥姥這樣發問，便看也不看她一眼，沒好氣地說道：

——什麼怎樣，還不是一樣的蠢材！

姥姥曉得師師又在鬧脾氣了，便也不敢發怒，只輕輕地用手撫捋着她底黑光如漆的頭髮，勸道：

—— 兒呀，人家備了偌大的花紅禮彩到這裏來，兒郎使心裏不願意，也就給人家敷衍敷衍，讓人家歡喜，不至於說兒脾氣古怪了。……

李師師最恨人家說她脾氣不好，現在一聽姥姥又這樣說，不覺怒火上衝，隨手將一隻犀梳望地上一扔，說道：——已經操了這行業，給人家看賤了。難道還要我見一個愛一個，做那些沒有骨子的淫婦兒嗎？人家自己要來找我，又不是我去強拖來的！況且我又不曾怎樣地得罪過人家，莫不是一定要我整天到晚開着口笑，才算脾氣不古怪嗎？……

說着，她披着一肩散亂的黑髮，賭氣走出到外房，在

一隻椅子上坐了，竟自垂頭大哭起來。於是，因為曉得她每次大哭總要費掉兩三個時辰，所以姥姥和侍女們便三三兩兩地退了出去。

李師師獨自在房內，把昨夜那個客人趙乙當作全體的市僧底代表而鄙薄着。想想他夜來那種粗俗的舉動，蠢陋的談吐，卑劣的儀度，全然是個不解風情的東西！人祇要埋身在銅臭堆中，就完全沒有法子救度的了。因此，她不禁想起近來常在自己家裏走動的那個開封府監稅官周邦彥來。畢竟是知書識字的官兒，走近身來，自然而然的有一等不惹人憎厭的神氣。說話又知趣，又會得自己譜個小曲兒唱唱。真是個溫柔旖旎的人物，不知怎的，凡是來了個

市僧，總覺得房間裏一陣昏暗的瘴氣，吹得什麼東西都沉重笨拙了。而那個姓周的官兒一到，滿個小閣兒上都會得飄也飄地，人都如同坐在永遠的春風裏，溫和地不想到邪淫，也不覺得憎厭，就是自己底靈魂，也會得忘記了自己底身子是做着娼妓，而好像覺得是在一個安逸的家庭裏。

哎，李師師不覺又嘆了口氣。這是她想到又溫雅，又有錢，又肯常到妓院裏來去走動的，祇有周邦彥一人。曾經有過許多自己所中意的客人，不是被朋友牽扯着來過一次之後永再不來的，便是有才情沒金銀的哥兒們，勉強湊得一夜的纏頭資來溫存一次，以後就影踪兒都不見的。多才的名妓李師師一邊慨嘆着世間有這樣的不平事，一邊便

更加思慕起那個以詞曲出名的監稅官周邦彥來了。

下午，看看天色傍晚，正是酒樓歌館漸漸地熱鬧起來的時候，李師師正在半真半假地裝着嬌懶的姿容，焚起一爐好香，閒倚着窗間小坐，忽然，李姥姥忽忽地走進來，臉上呈現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氣急敗壞的顏色，一看見師還沒有走到跟前，就喘着氣說道：

——兒啊，大禍臨頭了，兒啊……

李師師看她這樣驚慌，不知出了什麼岔子，也免不得有些失色，但是因為她一向態度莊嚴，無論如何，不肯露出一些失措的狀貌，給人看見，所以當下就竭力靜止着，將牙齒緊嚙着嘴唇，裝着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情說道：

——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事情可真不小呢。李姥姥還是這樣吞吞吐吐地說

——却是怎等大事？

——就是昨夜那個姓趙的客官，原來，便是當今天子，現今外面街坊上都沸沸揚揚地說着這事，我們却還蒙在

鼓裏……

李師師不覺大笑着道：

——却道姥姥這樣地伶俐一世，糊塗一時，如今連得那些地痞土棍的話都相信起來。

李姥姥看見師師還是照樣的安閒傲慢，不覺得心急起

來，皺縮的顴顴邊青筋一根一根地綻出着，幾乎要賭咒似的說道：

——咳！兒啊，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昨夜御前侍衛在巷口站守了整夜，東邊那個磨豆腐的王二，天亮起身趕早市的時候還看見的，直到那個姓趙的客人走出了巷，才遠遠地跟了去，對面茶坊周秀也說昨夜看見我們屋子上紅光冲天，起先道是火起，後來看看沒有動靜，才放心去睡覺的。……

被李姥姥這樣一說，師師心中不免一震。難道那個姓趙的眞就是當今天子麼？這却不是耍處！她想到夜來待他冷淡的情狀，恍惚他眞是很惱怒的。祇要一個聖旨下來，

立刻就准定有了統斬的分兒。李師師想着這些，不覺沉吟着一時說不上話來。

但李姥姥却越發着急了，她懇求似的悲哀地說道：

——兒啊，這都是爲了你平時太高傲了，今番却闖了大禍也。……

忽然，李師師想起早上那姓趙的客人曾經在她臉頰上聞了一下。雖則自己是假裝做睡熟着，但他却並未驚醒。這樣看來，也許他並沒有惱怒。況且，再說如果要有禍事，則此刻必然已經發作了。到此刻還還沒有什麼動靜，大概不致於會有什麼意外罷。皇帝爲什麼要辦一個妓女呢？他既然瞞着人到這裏來，難道還會得瞞着人辦我們嗎？這

樣一想，李師師便大大放懷了，她微笑着對李姥姥道：

——姥姥，你要耽驚害怕，卽算那人是當今皇帝，也不會有什麼禍事的，我又沒有怎樣的得罪於他。況且他自己也要遮遮掩掩的，難道反而張揚開來不成！

李姥姥聽她這樣說，似乎也頗有些道理，況且她自己也記得早晨這個冒充着富商趙乙的皇帝臨去的時候，的確是臉上笑盈盈的並沒有什麼怒氣。於是她略略地安了一大半心，自己嘴裏喃喃地求告着老天爺保佑，走了出去。

李師師仍舊斜倚着窗檻坐着，看看檐前掛着的籠中的金絲雀，一重幻異的想像升上來了。曾經侍候過皇帝，這不是已經作了皇后，或至少也是個妃子了嗎？操着這樣的

行業，而居然能被皇帝所垂青了，并且實實在在的曾經做了一夜的后妃，這不是很難得的幸福嗎？這是多少光榮的事情啊。皇帝也曾經到過這裏，哦，他所坐過的椅子，他所玩弄的東西，從今以後，應當好好兒的用綉着團龍花的幃子給遮起來了。

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真的皇帝呢？爲什麼昨夜我一點也看不出來？皇帝那有這樣凡俗臉相，這樣蠢笨的說話。看來看去，實在是一個銅臭滿身的市儈呀！……哦，也許是爲了恐怕給旁人看出破綻來，故意這樣地喬裝做着的。咳，真是聖天子百事聰明，扮那等人物就像那等人物。對了，現在回想想來，倒看出來了，平常人那有他那樣

長大的耳朵。耳長過鼻，這是主九五之尊的，相書不是這樣寫着的嗎？……

啊，去做皇帝底妃子是多少幸福呢？多少有趣呢？皇帝一定是個頂有風情的人物。從前唐明皇和楊貴妃底故事不是很美麗的嗎？春天賞牡丹哩，秋天在長生殿裏看牽牛織女星哩，在皇宮裏過的是那一種生活呢？李師師想到這裏，不覺回轉頭去，對着那面青銅鏡照了一下自己底臉，伸起手來把鬢角邊一支舞鳳釵斜斜的安了一安。她覺得自己底姿色是很夠得上做妃子的了，但是，昨夜那樣地冷淡他，不知他真個惱了也不？咳，這是不能怪我的呀，誰教你不讓我知道你就是皇帝的呢？現在，即使你不惱我，

我曉得你一定不會再來的了……

就使再來了，又有什麼好處呢？他一定仍舊喬裝着一副市僧相，教人憎厭不得，歡喜不得。這豈不折磨煞人也！我要的是在宮裏頭的皇帝，但是皇帝會得把我接進宮裏去嗎？不……不會的，從來沒有這等事情的！不要癡想，我不過是個妓女呀！……

打斷了她的默想的是一個來報說有客來的侍女。李師師聽說有客，便好像覺得這一定就是皇帝了。她慌忙站起來，預備迎接聖駕，却不道那客人已經獨自個走進房來，原來是那個差不多天天來的開封府監稅官周邦彥。

周邦彥笑着道：

——師師，今天却爲甚麼這樣客氣？

一向矜持慣了的李師師，今日却被人家看見了這種反常的殷勤狀態，頓然感覺到好像大大地失了身分似的羞炸。不言不語地坐了下去，嘴裏却說着：

——早知道是你這個老奴……

周邦彥不解似的問道：

——這樣說來，一定有了什麼人會使你格外殷勤的了。哦，這個人可也了不得呢。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什麼人能夠驅得你起身來迎接的。沒有，從來沒有……

說着，他就在昨夜曾經被那個據說是皇帝的姓趙的客人坐過的椅子上坐了。這椅子，恰巧正對着李師師。周邦

彥使用一種親昵的，但是異常溫雅的眼光賤着她，微笑着，同時顯露了一個高貴的人底嚴肅和多情兩方面的儀態。

李師師對他凝視好久，不覺脫口而出的道：

——哦，你爲什麼不是皇帝呢？

正當一個侍女送上酒餚來，周邦彥一手接着酒盞，聽了這樣奇突的話，不覺一怔，放下酒盞，問道：

——什麼？你說什麼？……皇帝？

——是的，我說皇帝。昨夜皇帝在這裏，可是他還沒有你像樣，你才真的像一個皇帝呢？……

這些話，直使周邦彥嚇了一跳。但立刻就大笑起來：

——哈哈，却又是誰不怕頭掉下地，接了個課語訛詐

的客人冒充皇帝來了。那有這樣的事！皇帝？皇帝會得到這裏來不成？……來來來，這回你就該罰一盞酒了。……

周邦彥遞一盞酒給李師師，一面自己就盡了一盞。從紫檀架上取下他吹熟了的玉笛，悠悠揚揚地吹起他新譜的詞兒來了。李師師飲着紅色的酒，一盞又一盞，醉眼醺然的坐對着周邦彥。看着他清朗的豐神，恍惚他便是多情的皇帝唐明皇，而自己是身在宮中的貴妃了。沒有比這個再幸福的了！皇帝是最尊貴最富有，並且最多情的人！

而這時，一個侍女跑進來了，接着那李姥姥也跌跌撞撞地跑進來了，她兩手亂擺着，湊近了李師師底耳朵，說了一句在她是以爲沒有旁人能聽見，而事實上是立刻被周

邦彥聽了去的話：

——聖駕又來了，快出來！

完全不管房內多少雜亂，李師師急急地對銅鏡一照，便走出到外房去。她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喜悅，皇帝又來了。他是高貴，富有，而多情的！他會得像周邦彥大人一樣地懂風情，識知趣。他是唐明皇，他一定會得娶我進宮裏去的。因為他今天既然會到這裏來，他必然是很寵愛我了。……在這片刻間，諸如此類的思想全都在她底心中閃過。但當她一看見昨夜的那個富商趙乙由幾個同樣喬裝着的大臣簇擁着進來，而她俯伏在地上山呼萬歲接駕的時候，她祇感覺到一陣異常的恐怖。她似乎突然得到了一個幻

怪的念頭：這站在她面前的人，雖然是個皇帝，一定是一切市僧裏的皇帝。但是他有權力，使她連憎厭却不敢的。至於她所羨慕的皇帝，那一定就是，剛才在裏面飲酒吹笛子，而現在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的，那個自稱是開封府監稅官的周邦彥了。

旅 舍

丁先生終於被那個身材矮小，面目黧黑的旅店主人招待進了這個唯一的旅館裏的唯一的空房間。他跟了這旅店主人從招待所走過了三塊房屋和三個院子，再從一個用板壁隔成了的夾衖中間穿過，又轉了一個灣，於是那旅店主人便站住在一扇狹窄的板門前面，一手推開了那扇房門，同時向丁先生鞠着躬，用了一個大旅館中的執事者所應有的和藹而恭敬的聲音說道：

——這裏，先生。

丁先生探進頭去往裏一望，不覺皺了眉頭。雖則內地

的旅館底一切情形，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但這一間款待他的歇宿處，却完全出於意料之外了。從房內四扇蠟殼窗間洩露進來的黃昏的微光中，他約略地看出了這房內所陳設着的一隻張着青花布帳子的大木牀，一隻摹倣西式的洗臉台，一隻古式的小八仙桌，和幾隻骨牌櫈。房間並不算得小，但這也或許是傢具太少之故。丁先生覺得像這樣的旅舍，真的未免太拙陋了。這不但是對於自己底身體不會有什麼益處，並且對於自己底身分，即使是祇有自己一個人曉得這事，也多少總有些屈辱的。但是丁先生底聰敏使他立刻就想起了這是本鎮唯一的旅館中的唯一的空房間這事實，於是——一句正要說出來使那矮小的旅館主人所預備着的

笑臉收回去的話，從丁先生底喉間縮了下去。代替了這句話而說出來的是簡單的一句：

——哦，很好。就是這裏罷。

旅館主人給點上了一隻美孚燈，掩上了房門去了。丁先生從他底小皮篋內取出了拖鞋和睡衣，換上了。他提起了他底換下來的衣褲，用着一種他所習慣了的預備將牠們掛到衣架上或壁櫥內去的姿式，他從那木牀沿上站起來。但不幸這房間裏並沒有替他預備一個衣架或壁櫥。正在躊躇着怎樣安放他底衣褲的時候，他忽然在床背後的一個古式便桶旁邊，發現了一隻擱在一個裙箱上的衣箱。「哦，這個！」丁先生自言自語着，跨過了那便桶，將他底那隻

閒空着的手去掀開了箱蓋，一看那衣箱果然是空的，於是他將自己底衣褲放進在這衣箱內，蓋上了箱蓋。

丁先生在家裏的時候，每當晚上敲了拖鞋，換了睡衣之後，總得坐在軟軟的沙發椅上吸一支捲煙的。所以他又照例燃着了一支捲煙，但這時候他便開始抱怨起這個旅館裏沒有沙發椅了。他在房間裏繞着圈兒走，不平穩的和光滑的地板使他底拖鞋又感覺到了異常的不舒適。丁先生便不得不懷恨起他底法國朋友來了。

原來丁先生在上海經營着商業，自從繼承他父親底職務以來，已經有了二十三年的歷史。他每天都是很忙，甚至星期日也沒閒暇的時候，所以漸漸地成了神經衰弱的症

候。近來因爲自己覺得身體太壞了，做事情完全失掉了秩序，便有些驚慌起來，怕自己會得發狂或是死。這種對於自己要發狂或是死的擔憂一佔據了他底思想，他底神經衰弱症便越發厲害起來。他會得走在路上忘記了要到那裏去，他會得在星期日趕到證券交易所去聽公債的市面。他有一個摯好的法國朋友就勸他暫時拋棄了都會生活，作一次孤寂的內地旅行。因爲鄉野的風物和清潔的空氣，再加上孤寂和平靜，便是神經衰弱症底唯一治療劑。那法國朋友並且還舉出他自己從前在巴黎的時候，因爲患了同樣的神經衰弱症而到距離巴黎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小鎮上去休息了兩星期，終於把這痼疾治愈了的事實來作證明。於是，經

過了一夜的考慮和檢查地圖，丁先生才得被小輪和划船的轉運而光臨到這裏。

……法國的鄉鎮決不會這樣沒出息的！

他將食指輕輕地叩着捲煙，凝看着一堆小小的煙灰墮下在地板上，經過了幾層的推想，得了這樣的結論。他是在寬恕他底法國朋友了。他很明白，這不是那個朋友故意給他上當，這實在是中國的鄉鎮底鄙陋和拙劣所應當負責的。他又仔細地看了一看這房間裏的每一件傢具，他發覺這些東西底木質，式樣，和新舊，全都不同的，而在這幽暗的燈光下，每一件傢具似乎都在顯現着牠底神秘性。他想起自己今夜不期而來做了這些東西底暫時的所有者，雖

然已經是一個事實，但總好像是不可能的。看了板壁上晃動着的黑影，在這寂靜的鄉村的夜裏，在這古怪的房中，他差不多連自己底存在都要不信任了。

他接連地打了幾個呵欠，覺得要睡了。於是他便去睡上了那張古拙的大木牀。雖然「時候還早哪」的思想確會在他腦筋中動作了一下，但這却不再像在上海的時候一樣地有阻止他上牀的魅力了，現在，這思想祇使他倚坐在牀上，並不立刻就裏倒在那骯髒的棉被裏。他開始用了好奇的眼睛賞鑑這牀上張着的古式青花布帳，從四周圍看起來，終於眼睛停住在帳頂上。他就覺得這帳頂是很闊大的。於是牠彷彿突然發明了什麼新鮮的事情了似的，他懂得了帳

頂多少闊大就等於這牀有多少闊大。果然，牀的確是很大的，他才感覺得到這牀有足夠他接連翻身三次的地位。

爲什麼用這樣大的牀呢？丁先生懷疑起來，哦！還有牀背後那個箱子。從來沒有看見一個旅館裏的房間作着這樣鋪設的。難道內地的旅館都是這樣的嗎？哦，這房間一定不是作旅舍用的，也許：也許什麼？想到這裏，突然有一種恐怖來襲擊着他，他不覺悚然了。因爲他覺得這房間也許是那個旅館主人或其家屬自用的臥室，這是從房間中的陳設——這大木牀，這衣箱，和這房間之處於全屋底最後這事實上看出來的。丁先生曾經讀過閱微草堂筆記和夜雨秋燈錄之類的小說，他記得曾經有一個旅館主人將一個新

近死了媳婦的房間賃給客人，以致這客人在半夜裏遭到了可怕的女鬼。當這樣的故事浮上了他底意識中來之後，他便對於剛才那個矮小的旅館主人將這個房間租賃給他的情形，發生了疑慮了。他起先不是說所有的二三十個房間都住滿了嗎？爲什麼當自己一度商請設法之後，便好像思索出一個變通辦法似地說出一「還有一個房間空着」的話呢？可見這個房間從前一定不是預備給過客們住的。然則……也許這裏曾經死過什麼人，那旅館主人底妻子？媳婦？或女兒？是的，所以這房裏還陳設着衣箱和裙箱。而這牀……一想到這牀，丁先生又是一陣寒噤，他好像覺得在自己身子底下，正壓着一個可怕的冰冷的女人底屍體。他閉了眼

睛，手都不敢伸到自己身子底下去了。

害怕了一會兒，終於覺得事實上此刻還沒有鬼的顯現，丁先生微微地睜開眼睛，撩起帳子，伸出手去向桌子上把燈光撚亮些，但頭却仍舊不敢探出在帳子外面，因為他怕在那昏暗的室隅看見了什麼怪異的東西。當他底頭才貼到枕上，預備入睡的時候，他忽然對於桌上的那盞美孚燈不敢信任了。在家裏，他總是明着電燈睡的，一直到次日早上七點鐘他醒來的時候，電燈總還是明亮着。但對於這平生沒有使用過的石油燈，他懷疑牠也許會有在半夜裏轟發起烈燄來的可能，也許有耗子會得來打翻牠，總之，說不定牠會得造成火災的。於是丁先生重又坐起在牀上，隔

着帳子伸出手去把燈火燃暗了些。

就在這時候，雖然隔着那曠亮窗，雖然隔着帳子，但丁先生確信自己曾經看見了窗外有一個閃光。這一定是有人在外面用電筒探照。他這樣想。但是誰呢？夜裏來用電筒探照旅客底房間，這又是什麼用意？哦，也許這是個黑店。他以為這推想是比剛才的推想更有理由了，因為他記得那旅館主人最後一次退出的時候曾經替他帶上了房門，這顯然是已經把房門反扣上了。要不要去試開這房門呢？不，不能！倘若給伏在窗外的人聽見了，因為曉得我已經覺察了他們底詭計，他們會得先下手為強，索性進來結果了我的，這不是自速其死嗎？但是倘若不去試開這房門，

他們會得怎麼樣呢？是的，關於這樣的疑問，丁先生也並不缺少自己解答的才幹。他很明白那伏在窗外的人一定會等到他睡熟了之後，纔開窗子或房門進來的。他很後悔着臨睡的時候並沒有把窗子和門門拴牢了。但即使拴牢了又有什麼用處？黑店裏不是都有地道的嗎？往往在桌子底下或牀上安放一只破舊的釜，而這個釜底下便是地道底出口。丁先生這樣想着，便不禁悄悄地抬起身來，將帳子微微地撩開一條隙縫，用一隻眼睛窺探着桌子洗臉台底下。當他在這兩個最初的目的物下看不到什麼東西之後，便移想到那裙箱和牀下了。爲什麼剛才沒有察看一次牀下有什麼東西呢？即使沒有掩藏地道口的鐵釜，也許會發現一個櫃

臥着的沒有臉的屍體——昨夜被害的旅客，或是旅館主人底妻子，媳婦，或女兒！不錯，在不規矩的旅館裏，這也是常有的事。尤其是那隻裙箱，最最使人懷疑了。那有一個旅館的房間裏陳設着這種傢具的呢！是的，他們一定是利用了這個裙箱的。牠一定是沒有底的或至少是裝着可以推動的活底，而牠底下一定就是地道口。爲什麼剛才不把那裙箱門曳開來檢閱一下，並且把牠們叩住了呢？丁先生又恐怖又煩惱，覺得在臨睡之前，的確是因爲自己底疏忽和無經驗，忘記了許多緊要的事情沒有做。丁先生屏息着，把全部的精神都用在耳朵上。他傾聽着窗外，好像那個伏着的人底呼吸都聽到了。他又側耳向着地板，似乎地

板底下確實有一條隧道，而其中正有一二個人在悄悄地爬行上來。實在是，不但聽見，這時的丁先生，已經是一個具有特殊的感官的人了，他甚至自信已經看見了那伏在窗外的人底持刀窺探的神情和隧道中人底鬼祟而凶惡的神情。丁先生感到時機已是很危迫了。一個聰明的思想來到他驚慌的腦子裏：「他們一定要等我睡熟了之後才動手的。」，爲了想把這危險之襲來略略遲緩片刻的動機，丁先生感覺到很有表示一下自己還沒有睡熟的必要了，於是他懼怯地咳嗽了一聲。

這咳嗽祇使他鎮靜了幾分鐘。過了一會兒，他覺得時間太久了，已經足夠使那些伏伺着的歹人誤會他又睡熟了

。第二次的咳嗽聲又在他感覺到須要的時候從他底乾澀的喉嚨裏響了起來。這樣一直維持到第七次咳嗽：忽然，他看見在窗外又有了一次更亮的閃光，同時，牀背後的那個可疑的裙箱裏，來一陣悉悉索索的微聲響起來了。丁先生好像戰略失敗了似地，頹然躺倒在牀上，不管被頭多麼髒，一把拖起來蒙沒了頭臉。但這不過是因為突然受到了驚惶，以致手足無措了的緣故。他旋即感覺到兩層新的主意：第一，他曉得了這樣決不是躲避這生命的危險的好方法；第二，他曉得那歹人還沒有走進到房裏——這或許是因為他剛才忽急地睡下去的時候，牀震響了的緣故。趁着這最後的機會，他迫切地在從自己底腦汁中絞取一個最巧妙

的避難的方法。他想假作需要一點熱水而高聲叫喊茶房，但恐怕那伏在窗外的歹人就正是這旅館裏的茶房，於是他再也沒有勇氣來實行這個計劃了。他因此想到唯一的辦法就是趕緊去把那裙箱的門拴住了，使隧道的人不能走上來。是的，這是很容易做的，即使整夜的不睡，永遠將那裙箱底門看管着，祇要能免過了這個危難，無論如何總是值得的。丁先生俯身向裏牀，微微地掀起一些帳縫，用细心的眼光看出去。除了那個鎮靜的便桶和裙箱衣箱之外，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东西。他便壯着胆跨下牀，從帳子下鑽身出去——這時牀前的帳門依舊垂着，他相信那個伏在窗外的歹人一定不會看出他已經不在牀上了。使他感覺到不可

思議地吃驚的，是當他仔細看了那裙箱一下之後，他發現這裙箱是好好地鎖着的。他撫摸着那鉸鏈和鎖，一點也看不出有活動的可能。這又是爲什麼呢？爲什麼要鎖上呢？顯然這裙箱裏有着不可使旅客看見的東西了。說這裙箱的秘密隧道底入口這樣的疑慮，這時遂完全被另外一種同樣恐怖的疑慮所代替了。這裏面準是關閉着一個屍體的，或者至少總是血衣之類的可怕的東西。丁先生覺得毛髮直豎起來，用了最輕捷的身段溜上了牀。

並不是爲了要使人或鬼有所害怕，丁先生不由的嘆了一口氣。他彷彿預感到在這個夜裏，他即使不死於盜，也準會得死於鬼怪之手的。他好像自己變成了一個可怕的屍

體躺在牀上了，四周是這樣地寂靜，當然，這是一樁秘密的謀殺案，有誰會得聲張起來呢？至於他自己，祇覺得茫茫然，漠漠然，一點也不像剛才那樣的胡思亂想了。時間和空間的觀念，絕對地消逝了。

他底眼睛一直凝望着。最初看見的是這布帳上兩朵大青花中間的一塊銅元般大的白色。漸漸地，這一塊白色在退前遠去，停住在蠟亮窗上。又漸漸地，以這一小片白色的蠟亮窗爲中心，有一片微青的白色向四周圍暈開來，面積不斷地增大了。丁先生底嘴哆斜着，流着驚慌與疲乏的涎水。上眼皮似乎中了什麼魔法，沉重地在垂下來。連一點微弱的聲音都叫喊不出來，他覺得鬼和歹人已經同時站

立在他底兩旁了，而自己分明是窒息了。

這時候，別的房間裏的客人全都在起身了，到處作着栗碌不停的聲音。茶房曾經來在門外窺探他起身沒有，因為聽見了他底雷一般的鼾聲，就悄悄地退去了。

夜行

李

師

師

匠人有根吃完了開工酒，醉醺醺地獨自提了一盞白油紙摺燈，東晃西盪地走回家去。時候已經是近亥時了，他順着大街走去，沒碰見一個人，連警察都沒有碰見一個，不，甚至連狗都沒有碰見一條。他很得意，這樣寬的街，儘讓他愛怎麼走就怎麼走，沒有車兒馬兒遠遠地么喝着逼得他打邊。他心裏樂了，就唱着他底土話李陵碑。戲剛唱完——其實戲並沒有完，是他肚子裏記得的戲完了。他唱到「我父子，都做了，馬前英豪。」本來就再也唱不下去，湊巧喉嚨裏升上了一股酸痰，他哈的一呼，禿的一吐，

戲文就跟着完了。同時他所該走的大街也剛巧走完。

轉一個灣，過了一頂小石橋，匠人有根就走上了一條小街。因為沒有路燈，被他所幾乎忘記了的白油紙摺燈便大大地誇耀起牠底功效來。有根低下頭去一看，淡淡地一團光在地上曳動。但抬起頭來，就覺得滿眼漆黑，昏暗，寂靜，和小街上所特有的寒氣，侵襲着他，使他略略地噤顫了一下，不自主地整了整衣領。

忽然他想到有許多人是怕走夜路的。他們怕歹人，怕鬼怪。可是我偏不怕。我常常走夜路的。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岔子。哈哈，人都像我有根這樣的大胆就好了。於是他伸手去揣摸一下懷中藏着的那柄小斜鑿——這是他惟一的

防身武器，前年因爲幫一個師兄的忙，和小流氓在會賓樓吃講茶，因而打起架來的時候，也就是多虧了這柄小斜鑿而取得一手敗退六七个敵人的勝利的。他一摸這小斜鑿，牠還好端端的直立在束身的布帶間，他將鑿柄把握着，好像立刻會有一個攔路的歹人，或是一個奇形怪狀的鬼魅，會得劈面趕上前來似的，作着預備拔出來擊刺的姿勢，同時他又隨嘴亂唱起他杜撰的戲詞來，表示他底胆大。

但他底戲詞，這一次並沒有唱得多久，因爲他行走之間，又想起戲台上鬼出現的時候必然有一陣可怕的黑煙的這事情。他記得從前在鄉下看目蓮戲，就常常看見這種恐怖的局面。是的，那倒真是很可怕的，不知怎麼，雖然他

胆很大，雖然明曉得戲台上的鬼物是假的，但看見了那黑煙一起，總有些心凜。而這時，當然是很湊巧的，在他底近面，却有着一個很微弱的聲音。於是，這個獨自在黑暗中行走着的匠人有根立刻停止了底對於目蓮戲的回憶，而集中他全部的精神去注意這個神祕的聲音了。是風吹着樹葉的聲音嗎？不是，那沒有這樣的調勻；是一個人走着路的聲音嗎？也不是，那沒有這樣地輕微。除非這個人是躡着脚步走的。那麼，這個人一定是個不懷着好意的歹人了，有根將手中的摺燈提高一些，但所照到的範圍却反而縮小了一半，當他重新垂下那紙燈的時候，他未免有些戒心了，因為他決定這正在逼近來的東西，如果不是鬼，便準

是歹人。他把小斜鑿掣出來，緊緊地抓着鑿柄，前前後後的向空中擊刺着，張着醉了的唇吻笑着道：

——這一關倒要給你些顏色看看咧。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那個微小的聲音並不因他底示威而退避或消滅。這倒使大胆的有根窘了。如果這是個歹人呢，那準有一場決鬥。但萬一他們有二個人呢？他躊躇着衆寡不敵的危險，覺得形勢是非常之嚴重了。歹人是爲了要錢財，所以這樣地躲在冷靜的小街上攔劫行人的呀。他慢慢地推想出所以會得有歹人的緣故來，於是，這個對於他很有利益，因爲他想到了一個不管前途有多少人伏伺着，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安然渡過了這危難的方法。

他喃喃地，但是故意乘着一些酒興，并且高聲地說道：

——如果是要錢財的話，哼！那倒真是碰着窮鬼了！老子身邊一個大錢都沒得。

這樣，他以爲那歹人一定可以打消這徒然的野心了。他很相信自己底聰明。一個人總要有點機智，有許多事情是祇用一句話就足夠解決的。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解決了他底事，當他一聽見那聲音照舊在耳朵邊響着的時候，他決定這必然是個鬼。鬼？沒有法子，但是鬼未必全是不怕人的，匠人有根就立刻繼續着他底話：

——如果是要性命的話，那倒就拚一拚也行。

他想到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人和一個鬼打架，人說

：「就使輸了給你，被你打死了，也還同你一樣。」這個主意真不錯！所以人是絕不怕什麼東西的。有根一邊勝利地想着，一邊揮着他底鑿子。但那個微弱的聲音終於到了他跟前了。從朦朧的燈光中，他毛骨悚然地看着。一堆矮小的東西，在慢慢地推移向前。這一定是個矮鬼！他想。

——誰？他不禁顫抖起來這樣喝問。

凝靜的空氣中，蠕怯地飄盪着一個尖銳的回答。

——我。

——你是誰？

——是我……

那堆小東西竟停止了。蜷縮着。好像很害怕的樣子。

匠人有根立對高興起來：不是嗎？人總不能自己先害怕，我一喝問，就怕我了。我知道是個不中用的囚囊。而這時，他已經走到了那堆小東西旁邊，燈光雖則不明，已足夠照出這不過是個吃驚着的小孩子罷了。他認識這是雙子籬桶匠底徒弟，他家就住在附近，每天總在做完了夜工之後回家去的。

匠人有根對着那個孩子啐了一口，好像肩膀上卸落了一副重擔負似的，精神完全鬆弛了。一路走，一路又發揮着他底哲學：一個人總要細心，是的，要細心，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粗心，就自己吃虧。鬼走路那裏會有聲音！咳，我酒醉了，連這點都想不到了。粗心！粗心極了！……

：這時一陣涼風，從他背後吹來，他覺得頭部突然沉重起來，身子搖搖擺擺地管束不住，竟有要跌倒去的樣子了。

但是他決不讓自己跌倒的。他還能夠明白在這樣的夜深，如果跌倒在路上，一定沒有人來送他回家的了。紙燈晃盪着，他東橫西斜地倚着人家的牆，敲着人家的大門，邁着不穩的大步走過去。手中的鑿子，還沒有藏進或丟掉，第二天，人家一定會得發現門上或牆上遺留着牠底傷痕的。

一個朦朧的記憶來喚醒了他；他想起在這條小街上有
一家棺材舖，白天走過的時候，他總每次都看得見一個個
大大小小的黑漆棺材堆積着。他雖然不覺得害怕，但是他

總以爲這所屋子是因爲有了這些棺材而顯得幽暗和陰慘的。如果人底眼睛能夠看得見鬼，那麼，一定也能夠在這許多棺材間看見有各種的鬼進出着的，因爲棺材就是鬼底住屋啊。所以，他常常想旋轉頭去不看這些喪氣的東西。但這種下意識的決斷在事實上是從來沒有執行過，因爲在那家棺材店裏，當着門邊的一個矮椅子上，時常有一個美麗的女人坐着，使他寧可連帶的看見那些悲哀的喪具，而渴求着看她一眼。他曉得她是那個鮑背的棺材師父底妻子，他也曉得她是個名譽不好的女子。但這些對於他是沒有關係了，他祇要能夠在過路的時候，不花費一文錢地看她一眼就滿意了。

他東倒西歪地走着，於是想起那個美麗的女人來。他稍微站住了一下，是在考察他自己究竟已經走過了那棺材鋪子沒有。在微弱燈光中，他看見兩排類似的黑色大門，全分不出那一扇門是誰家的。他仍向前走，忽然聽見空中有一陣呼嘯的聲音，好像正在從遠處傳來。唔，火車。他心裏推測着。但這時，一陣秋夜的冷風已經從他身後吹來了。最先他覺得通身一冷，正在聳一聳肩膀，想把衣領抬高些的時候，又覺得手中的燈籠的溜溜打了三五個圈兒，跟着眼前一黑，原來他底紙燈給風吹熄了，鼻孔中聞到了一股洋燭燼餘的氣息，大胆的匠人有根咒罵着：

——見了鬼！

他抬頭一看，天上烏洞洞地沒有一絲兒月光或星光。他屈指一算，前路還有一段河浜，一所瘟神廟，不好，沒得火，走不成這些鳥路。他便伸手去摸鈔袋，但是並沒有火柴。他睡了一口唾水，又自己咒罵着：

——活見鬼！

這時他底眼睛已經能夠凝集一些光線，他看見左旁一家的門縫裏透露着幾縷燈光。爲了想點明自己底手提燈，他不管這家人家是認得的還是不認得的，摸索過去。就敲擊着那一大排板門。不久，裏面有一個聲音：

——誰？

——我。

——你是誰？

——我嗎？你別問，請開門罷。我祇要討一個火。

於是他聽見裏面悉率地有一個人在走近到門邊來。但並不開門，靜寂着，好像在從裏面窺看。他等了一會兒，索性一點也聽不到了，這使他酒意發作起來，又重重地拍着門。立刻，好像貼緊着門板，有一個女子底聲音喝問了：

——誰這樣大驚小怪的，半夜裏來敲門？

——誰誰誰！問個不清，我早就告訴你了，我來討一個火。

經他這樣發怒之後，他聽見裏面的女人喃喃不清地抱

怨着，把門開了。她手中掌着的石油燈照在她臉上，使醉了的有根一點不錯誤地認識這就剛才心中想到的女人——那棺材師父底妻子。

——哈哈，我說我走過這兒總要看見你一面的。果然！就使是半夜裏也沒有錯。真是，老天爺，哈哈，誰叫我徧徧敲了這扇大門的呢？

他底酒氣和說話時的吐沫薰濺着那女人底臉上，她給了他一個白眼，露着一個蕩婦底憎厭，罵道：

——酒鬼，半夜裏敲門胡調，呸！

說着她砰的把門關上了。這却教有根急了。他又擂鼓似的亂敲着，嘴裏嚷着：

——大嫂大嫂，請再開一開，我要討一個火呢。我底燈籠給風吹滅了。……

但是裏面沒有動靜。他從一縷較大的隙縫中窺望進去，看見那個女人正坐在桌子旁對着門微笑着。於是他又求告道：

——大嫂，你開開門，行個善罷。我底摺燈給風吹滅了。你想，我去到家裏還有許多路呢。前面有一段河浜，前幾天下大雨，給冲坍了許多，我倘若沒有燈火，說不定會得掉在河裏的。况且那一條河水裏，可巧有過水鬼。還有……還有，大嫂，你給我個火罷，還有那個瘟神廟，沒有燈火，我真不敢走過那個廟。……大嫂，你祇要給我一

個洋火，我不走進來，我會得站在門外點起來的……

這一套話很有效驗，他立刻窺見那個美麗的女人站起來，就桌上取了一匣火柴，走近來開門了。她將火柴遞給了他，一聲也不響地執着燈立着，匠人有根接了火柴，取出一支來擦了，但立刻給外面的風吹熄了。於是他抬頭對她笑着道：

——大嫂，請讓一步，外面點不着我底燈呢。

走進門限，他立刻看見許多棺材，寂靜地排滿在屋子裏。他不覺屏息着，把摺燈中的洋蠟燃亮了。在將那火柴還給她的時候，他忽然覺得，爲了禮貌，他應當對主人說兩句話。

——李——

——大嫂這樣夜深還沒有睡？

當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他才覺得她正在釘着眼看他好，像是打量他究竟懷着什麼意思似的。聽了他這樣的問話，她立刻就笑着罵道：

——這個干你什麼事！

——唔，不相干，不相干。你們師父沒有回來麼？

——沒有回來便怎樣？他今天不回來了。

於是她又抿着嘴笑。匠人有根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

就回轉身一脚踏出了門。說着「明天見」仍舊晃着紙燈向前走。他底思想全在那個女人身上。他惦念着她底美麗，思前想後，忽然他發現自己錯過一個很好的機會了。她不是說得很明白嗎？她家師父今晚不回來了。那些夥計呢？他曉得都是早上來晚上去的。這樣說來，她是一個人了

。她是個不規矩的女人。這個記憶又在他腦中明顯起來，他後悔剛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最重要的事情呢，唔，她很美麗啊！要等一個像今夜這樣的機會那可不是容易的事了。

酒不再使他醉了。寒風間歇他吹着，使地底燈火顫動個不住。久已隱藏着的某種意欲帶給他一個很好的主意，於是匠人有根回轉身走了，他摸索到那棺材舖門外，便將手中的燈火吹熄了。他重又敲着門。很急驟地。

—— 誰呀？

那女人在樓上厲聲地問。那樓是臨街的。

—— 是我。大嫂上樓了嗎？對不起，再給我一個火。那風……：那風又吹滅了我這燈籠。沒有火，我不敢走這一段夜路的。於是他聽見那個女人嘴裏喃喃着走下樓來

。把門開了。他照樣又走進屋內，點起了他底白油紙摺燈，讓牠在手中晃盪着。一手將火柴還給她，說道：

——難道大嫂一個人在這些棺材中間不怕嗎？

——怕什麼哪？這些棺材又不是有死人躺着的。

——可是我倒有些害怕的。不過我更害怕黑夜裏走過

那個有水鬼的河浜和瘟神廟。

那女人聽他這樣說，便笑着道：

——不錯，那個水鬼常常要拖過路人下去做替代的。

牠會得變作一匹白布，拖在岸上，你如果去拾了牠，牠就會得把你一直捲到河心裏。牠又會得變作一隻鴨子，在河邊鳴着，你如果想去捉住牠，牠便會絆你一下，讓你倒栽葱掉下水去。至於那個瘟神廟更可怕了。那些行瘟疫的皂隸每夜都候在廟門外面，你要是在半夜裏走過，他們就撒

一把泥士在你頭上，你回去就準會得生一場大病，運道好的人，許一個願心，化幾百紙錠就好了，運氣不好的人，就得送了性命。……

聽了她這樣得意地恐嚇的說話，匠人有根顯現着怕的神氣，遲疑不決地逗留在屋子裏。他不說話，也不預備行動。於是她喜悅得笑起來了，她拍着手道：

—— 哈哈，難道害怕得不敢走了嗎？

他並不答話，對她凝視着，用了狡猾的眼光。很敏捷地將手中的紙燈吹熄了。禿的一聲，那紙燈掉在地上。

—— 本來倒並不很害怕，給大嫂一說，就害怕起來了。我看索性不去了罷。……

說着，他狎褻地笑起來，而這時，他底兩手已經圍上了她底並不撐拒的腰肢。

一九三一，十，三十付排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初版

角一洋實價售

所 版
有 權

小
說

12

KBC
G
246.7
55

版出日十二月一十年十二

司公刷印書圖友頁海上